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40)

从粗粝的现实抵达纤细的心灵

□北 乔

周瑛璞是位能在喧嚣中保持安静的女性作家,她以独有的闹中取静来面对生活,进入写作。许多时候,安静应该是优秀作家必备的心理。生活的躁动、心灵的潮涌,都需要一种安静的状态来加以梳理和剖析。安静,让周瑛璞可以凝神屏气地体味生活,可以排除干扰地思考追问。安静还使她保持自己的个性,不至于随波逐流。

之所以强调周瑛璞为女性作家,是因为她善于从女性视角出发,坚守内心与现实的统一,如实地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城市普通女性的生活状况和心灵景观。她身心俱在底层生活现场,真实而细腻地感受女性的成长与遭遇,参与她们的快乐与苦痛、自豪与无奈。她不是预设立场的女性主义,只是让写作朴素地回到现实中,回到平常的女性身边,丰富日常化的生活经验。她平实地生活,平实地写作,努力成为一位平实的生活写作者,这让她作品极具现实生活的底色与品相。

周瑛璞写作的力量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度体察、发现和呈现。她的想象力不是将生活艺术化,而是力求在现实的基础上经由想象来更好地还原和叙述生活。她可以撕开现实的坚硬与封闭,挖掘那些看似平常又极富意味的人性风景;又可以俯身拾捡生活碎片,重新建构现实的鲜活生命体。

周瑛璞让生活进入写作,将写作渗透生活,使生活者与写作者得以亲密相处。如此的互动,让她更为真实而贴切地表达了城市日常生活中平常女性的人生行走和命运际遇。生活化的爱情、细微的心理波纹以及因身体美丑衰老而裂变的人生等等,在周瑛璞笔下都有很强的现实感。她以自己的敏感、善良、悲悯为墨,以浸染于生活其里的艺术力,书写出真实生活中的女性人性,诉说这个时代的某些精神特质。更为可贵的是,周瑛璞从日常生活出发,状写普通女性人生,让凡俗悄无声息地抵达意象,有力地提升了艺术张力。坚实的现实生活与纤细的心灵纹路,构成了周瑛璞小说最为重要的气质与神韵。

深度挖掘爱情叙事的张力

周瑛璞的爱情叙事,重在关注人的成长,透视女性在爱情经历中的心灵变化。而此种变化,多数是人物裂变或异化了的人生态度和行走姿势。周瑛璞有关爱情叙事的作品,常常淡化情节与行为,浓重书写人物内心的活动与感受。

《与爱情无关》其实与爱情大有关系,因为爱情,温水阳的人生从专注到逃离直至最后的放逐。她深爱着一个叫Z的男人,这爱是刻骨铭心的专注,是极度自我的迷恋。对Z内心的柔软与自尊,她或从不在意或不当回事。一种看似无比亲近实则彼此隔膜很厚的相爱,最后的结果是温水阳对男人失去了信任,不再崇拜爱情,走向肉体的放纵。女人的爱是纯粹的,一切只与爱有关。而男人将爱建立在物质之上,当生意发生危机时,他强迫自己不能再爱女人。男性对物质有着难以回避的固有信任,物质也是男人自信的必备基石。这似乎与当下社会的物欲横流有关,爱与灵魂都被物质绑架,甚至沦为物质的奴婢。在温水阳看来,Z在她和物质之间,她最终选择了后者,因为她对男人丧失了信任。这部小说充满着感觉与感受,就是那些细节也生长着毛茸茸的感觉,竭力透射温水阳的内心世界。Z这个男人没有姓名,只有代号,这就意味着是哪一个男人无关紧要。

然而,《与爱情无关》还有着更为深邃的意味。温水阳的爱情看似淡漠物质,但她并不知道,她与Z的爱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只是这些物质性的东西不需要她考虑和奋斗。她在享用物质带来的快乐之时,恰恰又忘记了物质的存在,自我陶醉地认为爱在真空中。在一定意义上,她生活在纯爱情的幻象之中。因而,她对Z的行为终究难以理解。我们不能否认她爱的热烈与真诚,但这一段爱情只是激活了她内心蛰伏已久的不信任意识和情感上过于自我的意识,温水阳只是为自己爱情梦的破碎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温水阳与Z的爱情是婚外情,但周瑛璞并没有在道德层面进行任何批评,而是深入爱情本身,探寻男女对爱情的不同认知。这在同类题材中显得很有个性,并在挖掘爱情生活的本质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隐藏的力量》中的“她”更是将对于爱情纯真的向往隐藏得很深,表现出的却是与男人游戏、在挣扎中放任自己的身体。内心的纯真是一种力量,但遭遇世俗和欲望时,却又总是

周瑛璞,生于1970年,河南人。曾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第三届“柳青文学奖”等。著有长篇小说《人丁》《夏日残梦》《我的黑夜比白天多》《疑似爱情》,中篇小说集《曼琴的四月》。

输得一败涂地。这部小说的构架是科幻小说模式,这当是一种隐喻。科技再先进,恐怕也无法彻底探知心灵的全面密码。小说同时也在暗示,在社会越来越进步,现代文明越来越科技化的时代,人们的内心更会在本真与欲望中煎熬。

《胜利碑记》中王家芳的高傲源于胡胜利对她死心塌地的爱,面对这样一位狂热的追求者,她不以以为然,将对方的倾心之爱当成了自己的资本。显然,王家芳从一开始就迷失了自己。她在寻找自己认为最需要的爱情,生活却一次次无情地给她上课。一番经历之后,她与胡胜利的态势与最初恰好颠倒过来,她成天想方设法缠住胡胜利。但不管如何,面对胡胜利,王家芳总是强势的一方。我们发现,王家芳的强势其实并非源于她自身的力量,而是因为胡胜利对她的爱、容忍或同情。如果说温水阳对男人缺乏了解,那王家芳则很清楚胡胜利的软弱。胡胜利的善良和爱成为王家芳的制胜法宝,屡试不爽。

可以说,周瑛璞对爱情叙事相当有兴趣,尤其偏爱书写城市普通女性的爱情生活。但她的注意力不在爱情本身,而是倾力于以爱情为镜关注普通女性的内心世界,继而品味爱情之于她们成长的影响。从这一层面而言,周瑛璞的爱情叙事与爱情无关,或者说更多的是从爱情出发,书写女性的生存态势和人生走向。

在非常情境下寻找常态

周瑛璞注重在生活中捕捉那些稍纵即逝或不为常人所注意的细节,如色彩、动作、情绪等等。她在生活中悉心做创作的准备,在创作中真诚地回馈生活。而作为女性作家,她又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去洞察女性那些特有的心灵微观世界。她有许多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智性地进入女性的日常生活,实践一种原生态式的朴素写作。她让某位女性庸常平淡的生活出现一点小意外,然后静静地凝视她们的言行举止与内心波澜。比如《病了》《来访者》和《故障》,从标题就可以看出,人物与小小的突发事件不期而遇。周瑛璞的用意不在于人物是如何应对生活的突然变故,而是借机考量人物的内心。是的,平常人们为了生活,为了欲望在狂奔奔跑,哪有闲情与自己的灵魂对话,让自己的心灵自然舒展。惟有一些意外能让我们停下脚步,让身心得到些许的喘息。这一刻,真实的心灵或许才能显现。周瑛璞制造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得以感受这些女性的心灵素描。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并精确具象地描写女性的心理状态,是周瑛璞小说的一大特色,也是最显周瑛璞创作功力的重要标志。

《故障》是部相当生活的小说,充分体现了周瑛璞扎实的日常生活经验,也展现了她描摹生活的艺术力。作品中“她”的生活是细密的柴米油盐状态,对做菜等日常生活十分在意而又细致入微。“她”把平凡的家庭生活过得很有意思,甚至生出了一些诗意。一个男人对她的进攻,让她的生活开始有些不平静,她有些纠结,但还能勉强稳住阵脚。她下楼扔垃圾时,电梯出了故障。身陷电梯中,让她真切感知到即将到来的种种危机。客观的故障,帮助她完成了今后生活的正确选择。她心思细腻,能对生活的点点滴滴既浓情关注又勤于思考,但就是那样,她还是需要一次绝境式的时空才能想明白一些事,彻底安抚骚动的心。这其实是在影射时下一种非正常化的生活。我们脚步匆匆,忙这忙那,我们以为自己很清醒,其实我们的行走是迷茫的。我们在不停地追逐,早已顾不上与心灵对话,甚至已经忘记了生活该有的意义。

周瑛璞能够从日常生活中截取一个片段,在看似随意中彰显她对现实的透析和叙述的掌控。《病了》属于那种最没有故事支撑的书写。只是“她”去医院看病的细枝末节,一如流水一样平缓。这种再正常不过的城市生活状态对“她”而言,也只有在生病时才能体验。“她”平常生活丰富之中是虚空,但静静地走着看病的过程,她觉得很充实;一个人跑到医院看病,以为自己会很孤独,但她发现生活在熟悉的人群中才是真正的孤独。看病的过程,让她发觉生活处处都是错位的旋涡。同样,因为从日复一日的常态生活中抽身而出,“她”才有闲心来品味生活的种种趣味,生活的细节才得以触碰“她”的感觉。

女性对自身是敏感的,对他人尤其是同性,有时更为敏感。《来访者》中的女编辑接待一位想在出版社出版图书的女性来访者,两个女人就此展开了一段平面的交往。但这样的交往是不平等的。女编辑居高位,任意猜想对方的生活经历、

性情心理;女来访者则近乎乞求,自卑而满怀失败感。我们能轻易地感受到女编辑侵略式的眼光与语言,当然,也正是她的这种侵略完成了小说的叙事。女来访者的一切都是模糊的,就连她的语言也显得虚弱且信息量极小。显然,女来访者人生失意、满腹愁苦,但这并不等于她的生活就是那样的苍白,就真如女编辑猜想的那样无聊无味。我们从女编辑的敏感中探测到她的孤独与忧郁,还有对于现实的种种不满。她是模糊的,但又是那样的清晰,因为我们同样可以用她的方式对她进行猜想。这正是周瑛璞的高明之处。

当一个人在非正常状态下才能够回到真实的内心,才能回归生活的本源,这其实是相当可怕的。周瑛璞在这种极端状态中找寻心灵的颤抖,看似让我们体味城市普通女性的某种心境或情绪,其实质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让我们由此解析她们的平常生活和人生处境。

对女性人生的独到理解

周瑛璞对于女性的知解是生活化的,她不做形而上的抽纯,也不作庸俗化的渲泄,而是还原生活的世俗。作为女性,她尊重女性的身体,但也体察到女性对于身体那些公开而隐秘的渴望。这就是女性对于美丑的在意和对衰老的恐慌,以及这之下的心灵动荡。

《流芳》中的曲流芳是位才女,凭借过硬的文字功底和坚实的努力,渐渐走向成功,在不惑之年进入机关办公室,成为一名白领,颇有那些“丑女无敌”的范式。倒是她的闺蜜,长得比她漂亮,却生活得没有她幸福。因为长得不漂亮,流芳比别人更加努力;因为模样丑,她比别人更在意长相。最后,她取得了一些成功,挣了一些钱,还决定要去整容。这与其说是周瑛璞对曲流芳的关爱,还不如说是曲流芳她们终究无法超越身体的局限。这是社会话语的施暴,也是女性自身的不自信。

周瑛璞的作品都涉及女性身体的衰老,当然,这里的衰老更多的是色衰,指向的是中老年女性的心理和人生危机。而这之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中篇小说《衰红》。年轻时的于津津脸蛋漂亮,凭着年轻和美貌,她心高气傲。找对象时先是农村的不要,后是学历低的看不上,身体给予她无尽的自信和丰厚的资本。而当年龄大了,身体的优势日渐消失时,于津津的心态发生了质的变化。没有了身体的资本,于津津从强者自动成为弱者。

女性身体有着太多的隐秘话语,周瑛璞显然深谙其道。女性对于色的过于在意,是本能的显现,也来自于男权意识的威慑。周瑛璞人性化理解女性的此种无奈与悲伤,但也善意地提醒女性,人生还有比色鲜貌美更为重要的力量,这就是对于生活的坚韧与热爱。

《曼琴的四月》之所以是周瑛璞诸多作品很重要的一部,是因为曼琴艰难而幸福的生活给予我们应对人生困境的足够力量。“不是那么高,如果满分制打的话,她的平均分大概在六十左右吧”。长相就是这样的姑娘,找对象有着自己较高的要求,对生活有着坚定的追求。这是一位极其普通的女性,其生活也相当平凡,但她过得充实。曼琴对生活始终充满阳光,对他人还有宽容和同情。尤其对母亲更是表现了难得的理解。曼琴的母亲为了跟曼琴的父亲结婚,竟然把自己与前夫生的女儿送人了,结婚后,又离家跟别的男人寻欢,导致曼琴的哥哥被活活死在被窝里,自己也丢了工作。后来,她还是从一个又一个男人那里获取身体的狂欢。在世人看来,她是个典型的“不正经”的女人,但曼琴却认为母亲敢爱敢恨,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在母亲生病期间她尽心照顾。能看得出,周瑛璞对曼琴怀有深浓的敬意,并以曼琴的人生宣扬她对女性尊严、自信和快乐生活的理解。

在青年作家中,周瑛璞对日常生活特别是城市普通女性的世俗化人生有着超乎寻常的迷恋和揣摩,极其精确地触摸到这个时代的现实性脉搏和女性若隐若现的心灵呼吸。她的写作少有宏大叙事,也没有过于激烈故事冲突,重在咀嚼人生的成长。她的语言灵动中蕴有朴实的烟火味,与现实形成本质性的同构。她笔下的人物,内心世界饱满而细腻,生活稍显沉重,但又时时燃烧着希望。看似在对抗骚动轻飘的现实生活,其实这可能才是我们真正的内心生活,是我们应该有的人生。当我们的生活失去重量时,我们的灵魂貌似在自由飞翔,其实已经无处栖息。

贵州研讨《黔上听香》

本报讯 山峰小说《黔上听香:在最美的地方遇见你》研讨会近日在贵州独山举行。

山峰将自己的这部小说称为“书信体旅游爱情小说”。作品以诗情画意的方式,深度诠释了多个贵州人文景点的无限魅力。与会评论家认为,《黔上听香》通过白雾和听香的爱情故事,写出了人们对忠贞爱情和古典情怀的坚守。主人公听香对爱情的执著,是现在很多青年男女很难做到的。小说文字表层的诗性和精神层面的诗意都非常浓郁,文辞讲究精致。人物中流露出的不妥协、不安分,作品中人物与红尘世界的紧张关系,其实可以看做是对这个时代的反映。

(起 侠)

青年油画家十人展举行

本报讯 “十全十美:青年油画家十人展”日前在北京美丽道国际艺术机构举行。此次展览是今年“美丽道青年艺术计划”的又一次尝试,共展出了彭斯、默涵、曾传兴、周松、刘向东、薛广陈、赵新雨、仲清华、李亮、肖芳凯等10位青年艺术家的50余幅油画作品。

在此次展览学术主持彭锋看来,10位青年艺术家长期潜心绘画研究,虽然画面笔触、色彩风格、内容题材不尽相同,却都追求纯粹和完美。从某种角度看,他们的创作显得老成有加。在当代艺术不再是观念创意、社会批判、标新立异一统天下,审美追求、技巧锤炼和人文关怀的风气正在形成的今天,这样的艺术创作也许更能契合时代的追求与审美趣味的渐变。

(王 觅)

关注报告文学作家

本报讯 报告文学作家谢友义创作的报告文学集《广州的天空》《文学的天空》近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广州的天空》收录了《广州的天空》《走向深蓝》等10篇报告文学,讴歌了中国南方大型船舶企业——广州广船国际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和新时期中国产业工人的新风貌。《文学的天空》则讲述了汤炎忠、钟伟强、黄声新、江秀昌、麦智明、黄宇、李开波等7位在广州生活、工作的草根文人的故事,记录了他们不一样的文学人生。

(纪红建)

■创作谈

超过20多年光阴,回顾自己所谓的“写作”过程,要说成绩和收获,其实有点无颜面对,我只想跳过那些模糊的时光,弱弱地说一声,感谢曾经努力的自己。写作伴我走过卑微而凌乱的青春,完成一个又一个小小的理想。一只小船,载着我一点一点向河心渡去,一寸一寸,将中年的我带入激流之中,前后眺望,距离都已遥远。写作于我,也许是那只蒙住了驴子眼睛的黑布,无知者无畏,我只是一往无前地转圈,经历或多或少的失落、伤痛与欣慰,自我酝酿过许多的豪情与激励,蛊惑自己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转下去,看过路上的风景,体悟人世的灾凉,捡拾一些柴火,供自己在角落里取暖。一些过往,一些人事,来了,去了,明了,暗了,假了,聚了,散了,我已经学会接受。慢慢明白生命真的只是一个过程,它看似无规律可循,却其实有固定的站点,密实排列、疏毫不漏,耐心地等待你的抵达,验收你对生命及理想的承诺,这趟钢铁铸就的人生列车,是我童年记忆的模样,绿色车皮,燃煤,有黑烟,遇站就停,她穿山涉水,把我们从一个又一个小问题里解脱出来,面临大问题,带我们克服一个又一个小困难,最终驶向一个叫作终极困境的站点。这只是一场奔赴的旅程,霞光和城堡总在前方,时远时近,蛊惑你、引诱你,又注定消磨你。而我们,只是一个找寻风景的旅人,只是时光之河挟裹的一粒砂子,或者你认为自己是一颗珍珠,那么好吧,交付命运河流去冲刷你的真诚和运气吧。

写作的过程,是向生活交付的过程,交付你的青春、胆怯和真诚,袒露你的卑微、伤痛和无奈,你能行多远,走多高,征战几多城池,领略多少风景,决定你交付的勇气和赤诚,决定你向内心探寻、守卫的程度。要知道,只有从你内心流淌出来的文字,才能走进别人的心中,只有用你的心灵磨难、心血点燃的火光,才能照进另外的心灵,人世间自有一些通行的密码,写作的人,在黑暗中慢慢摸索,排列组合,试图发现与营造与别处不同的风景。

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喧嚣和变异,一个写作者,总是要回归自己的内心,守候内在那有限世界。我们的一生不断轮回,能带在身边的行李总是那个限,而只有内心是无限的。很多故事的出发及归宿,其落脚点,只是我们的心灵,我不知道,这世上的写作,如果不是按照自己对文学对生命对美的独特理解和感悟,如果不是指向心灵,应该指向哪里呢?真正的写作,无不是与外部世界、与现实规约,甚至与法律、制度、表象道德、世俗标准的一种商榷、抗衡、怀疑、审慎的态度和较量,无不是坚守、探索、追问,无不是一个人的血泪之书、疼痛之书,无不是最真诚的袒露和赤子之心的律动,她常常要具有飞蛾扑火的忘我和以卵击石的无畏,她只应遵循一个法则:人性,而人性最可信的标准是:内心。

常常被好人心语重心地告诫,你在小说中长篇大论的心理描写,有什么用,唯有耐心看?

对于小说来说,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立竿见影、迅速奏效的呢?我也曾幻想能寻找一个良方,找到一条捷径,可纵然上穷苍天,下叩地府,也无人能够随便轻松地踏上那条终南之途,最终明白,这世上,原本就没有什么葵花宝典,我们的追寻和热爱,只能是妈蚁搬家、斑鸠筑巢,直至皓首穷经,做出一切一切的努力,也没有人能向你保证,你一定能得到什么。

听到过一首歌,“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心中一动,几乎落泪了。这个“你”,对于我来说,不是指哪一个人,而是写作这件事。我常常自问,如果没有写作,我会怎样?

在我狭小的心里,只把人生分为两种,写作你的人生和不写作的人生,已经选择了前者,或者命运将我投入了前者,我便无法想象后者是什么样。

那首歌还说,“我不管天多高,更不管地多厚,只要有你伴着我,我的命就为你而活。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你快靠近我,一起建立新生活。”蔡琴那舒缓低沉的歌声,竟将这简单直白的歌词演绎得那么深情而执著,我喜欢,这正是我对写作的表白,看起来有点死缠烂打的劲头,缺了点君子风度,没有拿得起、放得下的洒脱,可是,真正的爱,可不就是这样吗?要有些不管不顾的劲头、百折不回的痴情,对你所爱,交付出你的一切,有保留,更不计得失。

这样的创作谈,类似于小学生交作业,害怕偏离了中心思想,又想找到相对标准的答案,类似于某种总结,要深挖到灵魂深处,交付出赤子之心,又好似一个大的命题,用一篇千字文交代清楚一个写作者的未来龙去脉,竟然无处下爪,心中不免惴惴。真的是一个面对爱情的女子,告诉自己,投入去爱就是了,结果怎样,无从把握,也无需追问,因为,关于爱情和写作这两件事,世间没有标准答案。

爱到老,写到老。

包殿贵同志逝世

江苏省连云港市作协原副主席、秘书长包殿贵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9月1日逝世,享年71岁。

包殿贵,笔名包笑、文笑。196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失去风帆的船》,中篇小说集《虾婆岛纪事》,报告文学集《长歌无泪》《她在丛中笑》等。

宋词同志逝世

江苏省作协原专业作家宋词同志,因病于2013年9月2日逝世,享年81岁。宋词,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宋词文集》(四卷)、长篇小说《南国烟柳》《一代红妆》,戏曲剧本《穆桂英挂帅》《花枪缘》《状元打更》《喝面叶》,电影文学剧本《一叶小舟》,古典诗词《宋词诗词集》等。戏曲剧本《穆桂英挂帅》获1956年文化部优秀剧本奖,并由艺术大师梅兰芳改编为京剧演出。《喝面叶》获1954年华东戏曲汇演剧本奖。

葛林同志逝世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离休干部葛林同志,因病于2013年9月5日在京逝世,享年98岁。葛林,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歌曲的艺术——音乐与诗的关系》《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小说面面观》《怎样写通俗剧本》等,主编《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十世纪文学评论》等。

潘吉光同志逝世

原湖南文学杂志社主编潘吉光同志,因病于2013年9月5日逝世,享年81岁。潘吉光,1961年开始文学创作。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短篇小说选集《夜阑人静时》,长篇小说《黑色家族》,文学评论集《文艺湘军百家文坛潘吉光卷》等,共约250万字。曾获1981年湖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

交付你的真诚

□周瑛璞